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五

山陰　陸　游　務　觀　著

墓誌銘

夫人孫氏墓誌銘

夫人孫氏會稽山陰人四世祖沔觀文殿學士户部侍郎謚威敏有傳國史曾祖之文朝議大夫主管杭州洞霄宫累贈正奉大夫祖延直奉議郎通判盱眙軍贈朝散郎考綜宣義郎致仕母同郡梁氏夫人幼有淑質故趙建康明誠之配李氏以文辭名家欲以其學傳夫人時夫人十餘歲謝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也宣義奇之

乃手書古列女事數十授夫人夫人日夜誦服不廢既
并歸令文林郎寧海軍節度推官蘇君瑑逮事舅姑左
右就養唯謹凡組織縫紉烹飪調絜之事非出其手舅
姑弗悅舅姑歿夫人執喪哀終喪事家廟如生祭薦豐
絜中度疾已革猶脩秋祭不知其力之儻推官女兄實
朝議大夫直顯謨閣呂公正己之夫人性堅正善持家
法凡家人必責以法度不知者以為過嚴至夫人能事
之則終身怡怡未嘗少忤宗黨間既稱譽夫人之賢又
以知呂夫人非難事者也紹熙四年從推官官臨安以
其年七月辛巳疾終于官舍夫人平生奉浮圖氏能信
踐其言及處生死之際盥濯易衣泰然不亂世外道人
有所不逮亦賢矣享年五十有三五子瀛大學生汭洞
濱潞皆卓然自立能世其家蓋推官與夫人善訓督之
力也二女長適修職郎通州錄事參軍王易簡次尚幼
孫男二人曰暹幼未名字予世家山陰先太尉邊夫人
實與威敏夫人為女兄弟予與宣義外兄弟也少時交
好甚篤今夫人年逾五十而歿予乃及銘其隧則予安
得不老銘曰

猗與夫人率德不惰舅姑宜之曰善事我移其
事姑以奉女公雍雍肅肅既和且恭相夫以正

教子以嚴施于先後以遜以謙一病不復奄其
告終我作銘詩用詔亡窮

奉直大夫陸公墓誌銘

吳郡陸氏方唐盛時號四十九枝太尉枝最盛唐末自
吳之嘉興東徙錢塘吳越王時又徙山陰魯墟宋祥符
中贈太傅諱軫以進士起家仕至吏部郎中直昭文館
太傅生國子博士贈太尉諱珪太尉生尚書左丞贈太
師楚國公諱佃太師生中散大夫贈少師諱寘少師入
子皆以文學政事自奮公諱洸字子光少師第四子紹
興初以蔭補登仕郎調右迪功郎浦江縣尉歷筠州司
法參軍徽州司法參軍湖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知玉
山縣江淮等路坑冶司主管文字通判通州知荆門軍
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監公事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
事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遂致仕積官至奉直大
夫賜紫金魚袋封陳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以慶元
元年十月丙寅卒于私第享年七十有二初少師避建
炎之亂益東徙居明州鄞縣之横谿猶返葬山陰至公
兄弟遂有即葬鄞縣者故公以三年十二月庚午葬于
縣之豐樂鄉西嶼之原諸孤請銘于公從弟某丶則少
公一歲兒時分梨共棗稍長同入家塾實知公比他人

為詳公天資穎異數歲能屬到文舉進士連拔兩浙轉運司解又為江東轉運司解首然卒不第公不以懟有司治經考古益不少懈為吏窮日夜勤其官未嘗事燕遊所至上官委以事公至忘寢食寒暑以趨事赴功在玉山時剗剔蠹弊根原窟穴毫髮必盡正俸外他增給悉棄不取比代去計其數凡六十餘萬故諫官尹穡有別業在縣歲徙來邑中尹為公不喜議論仕者多憚之公不為動尹碩敬公每曰子老清明足以肅吏惠足以養民諸邑求其比殆未見也自荆門回奏事殿上所陳合指皆即日施行明日孝宗皇帝對到輔臣稱公之才丞相王魯公力薦之遂擢江西常平使者到官治便坐於廳事之後治事足迹不履中閾揭所治錢穀出納之最于壁列案皆簿書終日坐卧其間目閱手披窒罅漏嚴期會官屬吏胥奔走承命不暇不旬月事大治一道肅然歲旱公一先事為備得米百萬斛吏不能一毫為姦五州之民訖無流殍於是特進一官遂除提點刑獄且進用於朝會有臨江軍民習儀卿為其奴所殺獄成則謂儀卿弟宣卿實使之宣卿既服復以究告凡八移鞫皆然最後特以命公公始得其情宣卿實無使之之迹奴亦無異辭遠近稱神明事上刑部以為疑言諸朝移大理

寺窮治久自卿以亦不能與公異宣卿竟不死公既以
自請得奉祠而歸矣於是益知奉法守官之難不復有
仕進意甫七十即上書告老始終進退之際可謂無媿
矣公娶林氏吏部侍郎保之女三男子桂修職郎監秀
州蘆瀝鹽場已卒椿迪功郎臨安府臨安縣主簿棣迪
功郎徽州歙縣西尉二女子長適迪功郎平江府司戶
參軍詹騏次女適從政郎監楚州監城縣監場耿開孫
男焯焯憚憚燠皆進士孫女適文林郎新監台州支監
倉宋安雅餘尚幼銘曰

遭余道兮晩乃逢擇使節兮撫困窮發積勸分
兮忘歲月之久狱獄兮平反之功人不我知兮
道則通歸于室兮老于東位列卿兮善始終服
三品兮五等之封植檟鬱鬱兮起墳崇崇閔百
世兮過者必恭

中丞蔣公墓誌銘

公諱繼周字世修初周公相成王封元子伯禽於魯是
為魯公別子伯齡封於蔣其後子孫因以國為氏至漢
有蔣詡十世孫休自樂安徙義興陽羨縣始為吳人裔
孫伸相唐宣宗僖宗故蔣氏益大宋興有堂為仁宗侍
臣之奇執政徽宗初芾相孝宗皆不去陽羨而公之先

獨益東徙家處州青田縣曾祖球贈通奉大夫祖禋父
仔宣教郎致仕贈中散大夫公天資警邁七歲賦牧童
詩有奇思遂精詞賦十四棄其業習戴氏禮期年輒通
貫諸老先生自謂莫及一日先生有歎勉成之者期以
間處曰吾將有以發子公先時往俟之甚謹先生喜曰
子誠可教士當務學才不足恃也子於書能博觀而得
要則善如其未也當勉之毋以才自足蹈吾所悔公再
拜謝自是窮日之力無所不讀人罕見其面遂舉進士
中其科調衢州常山縣主簿試教官中選歷太平州州
學臨安府府學教授改宣教郎入為太學正會省官添
差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復入為司農寺主簿
召試館職擢秘書省正字進校書郎秘書郎兼國史院
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遭中散公憂服除起知舒州陛
辭改宗正丞初公在館中得對所論甚衆其間因論和
糴省運孝宗皇帝大悅公曰文絕類陸贄省運誠不難
行又曰朕將用卿卿果有趨事赴功之意乎公逡巡退
避久日上亦默然方是時士大夫銳於進取者衆得上
一語自謂結主知往往遂投合以取大官公獨若不敢
當上意者故至是財得補郡然上終賢之辭日上問卿
往年論事朕謂似陸贄今七年矣卿尚能記否舒州待

次幾年公以三年對上曰卿家貧母老豈得待遠次當
除卿行在職事官公謝曰臣事君猶子事父固願朝夕
膝下然幹蠱於外亦子職也敢有所擇上益察公靜退
乃大悅即有是命改秘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權吏部
郎官公還朝逾二年杜門絕造請諸公貴人以為簡我
將假他事出之會熒惑犯氐公因對言氐者邸也驛傳
宜備非常不淹旬都進奏院果災上諭輔臣曰蔣某博
學善論事卿知其人否皆對以不詳知上乃自禁中索
班簿閱之將作監闕即命除公已而命下則少監也蓋
有密以資淺為言者上終不快未幾遷將作監遂兼太
子侍讀然所以屬公者願天子亦足為大學諸生未出
院除右正言實淳熙十年九月也十一年正月同知貢
舉有禮記義記出流輩已見知公力主之拔置高等及
啓封則吳人衛涇也已而廷對遂為第一十二年二月
兼侍講八月遷右諫議大夫十三年九月遷御史中丞
公任諫官執法凡五年知無不言初上受內禪收召四
方名士舉集朝其間議論或過為激昂貴近不便之於
是妄言秦檜當國時遷於除授一人或兼數職未嘗廢
事又可省縣官用度於是要官多不補而收召絕稀公
首論之曰往者權臣用事專進私黨廣年異已故朝多

闕至有一人兼數職者今獨何取此朝臣俸祿有恨侍
從御監郎中以至百司月計其俸秉除百緡而已假使
省二十員不過月省二千緡是特一二節度使俸耳其
省幾何而近才之事上下交病且一官治數司而收其
稟裴延齡用以欺唐德宗也孰倡此議者請得其人詰
之其言蓋指貴臣人服其敢言時著令贓吏必坐舉官
獨至不問公劾之日此非有所避則有所庇耳同罪異
罰法且由是廢上悅命有司舉行如初詔進士黃光大
上書送台州聽讀公極論其不可且曰臣既樸愚不長
於言人之有言又不能開道以廣言路有愧焉太史

奏曰中有黑子公言曰象君德豈容陰慝乘之大臣之
家敢外夷之侵狄後宮之私謁官者之用事下民之困
窮皆其應也願陛下仰觀天文俯察人事以消羣陰之
萌會地震公復反覆論奏而加詳焉將行郊禮上春秋
寢高或以陟降拜跪為勞公言今距冬至則踰半年願
陛下清心省事養性導和毋強疲勞毋過燕樂飲酒以
和氣不可以無節而飲過度之酒服藥以養生不可以
無疾而服伐性之藥自今以往宜若神祇在其上下祖
宗臨其左右誠意所加幽明並助將不勞而成其禮矣
上悉嘉納議者亦翕然以為得耳目之躬有女冠請於

皇太子妃以又廢上清宮額徙置其居因為住持祝妃本命女冠入謝禁奥適有他女冠祝中宮本命者同列庭中爭長舊例以住持者為首事聞上取文書毀之初不知有舊額也皇太子皇恐不敢入朝群臣不知所為公乃抗言徙廢額至他寺觀天下皆有之然女冠自不應入宮今當一切禁絶僧尼道士女冠勿使得入而已上悅曰卿此奏善處朕父子間矣封以付東宮明日皇太子入謝上歡甚皇太子今太上皇帝也亦遣人謝曰非公慮不及此方是時上以暇日時御佛書間召其徒入對或自內東門賜肩輿入故宮因以為諫自是遂

無所召士論歸重都下喧傳遊奕軍統制官管百姓女婦至墮胎公上章彈之詔大理寺鞫治同時又有故內人陸靚姬者訴其夫恃為閤門官無故棄逐且據有其貲公請窮治其人自計下吏詞且窮乃遣人妄訐公曰且暮且除簽書樞密矣公毗遣之論愈力會考殿試進士此兩人者相與合力於是大理具獄以為所笞乃軍妻公為風聞不實即日統制官者復還故官且賜金帶而靚姬所訴亦得不治考試畢公方再抗章詔遷禮部尚書辭不拜出知婺州未幾以母喪解紹熙元年除喪復還徙寧國府加煥章閣待制徙太平州比四年易三

郡適水旱公力行賑恤之政寢食不置所條上者皆盡利害之實其大略曰臣夙夜訪求荒政言者萬端然大指不過廣儲蓄一事而有備則拙者亦能集事不然雖智何益中外服其論故奏多見聽其以常平樁管通融賑民蓋得請乃行矣旋已補足且災傷五分許賑糴方高宗時已屢著於春秋須矣常平使者顧劾以爲罪或曰是爲其所如魏振宿怨公盡自言於朝公曰吾初不計此人臣奉行寬大詔令寧過無不及天下豈無公論會使者召用公卒以口語罷歸卜居嚴州得屋僅庇風雨頹垣壞甍然自適讀書且暮不輟時從其耆老而訓其子弟若未嘗貴達者初公任言責[illegible]排擊不避權豪至士大夫有以誣得謗傷者輒語同舍曰夷考其人平日恐不至此及廣詢之果不合故一時在朝寒遠孤進之士得以自保而四方賢牧伯皆得究其設施不爲怨仇所搖及公治郡善政爲一路最所遺乃如此人爲公憤悒而公未嘗見之色辭於厚非學問之力疇克至此居嚴逾年稍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俄感疾以通議大夫致仕遂卒實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享年若干娶梁氏故户部侍郎汝嘉之孫封碩人五男子綸脩職郎台州司法參軍緯宣義郎知歙州休寧縣丞[illegible]

承奉郎維將仕郎紳承務郎二女子朝散郎通判温州
湯宋彦進士梁至其壻也五孫男一孫女皆幼諸孤將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處州某縣某原以某獲從公
遊屬以銘不敢以衰耄辭銘曰
孝宗龍興大哉爲君聖意圖回群才駿奔于時
諱公爾朕自知今且巨用欽哉勿違公屹如山
却立弗前曰臣實愚敢先衆賢帝初不怡久乃
太息是予所求忠厚諒直乃長諫垣乃承御史
陳謨諤諤國論所倚一去不復白首外藩晩質
于讒浩然丘園維始及終進德彌劭勒銘墓隧
萬世是詔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五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六

山陰陸游務觀著

墓誌銘

呂從事夫人方氏墓誌銘

維中國呂氏自五代至宋歷十二聖常有顯人忠孝文武克肖先世婚姻多士家名冑婦姑相傳以德先後相勉以義富貴不驕汰雖甚貧喪祭猶守其舊養上撫下恩意曲盡雖寓陋巷環堵之屋鄰里敬化服之猶在京師故第時於虛盛哉從事郎諱大同之夫人方氏嚴州桐廬人曾大父楷尚書駕部員外郎大父蒙朝散郎

尚書屯田員外郎父元矩朝散郎知建州建州之殁夫
人尚幼事母已為宗黨所稱年二十有一來歸生一男
一女而從事不祿夫人能篤禮好義哀死字孤為子求
師擇友日夜進其業而教其女以婦事皆訖于成不幸
得年不長四十有九而卒於淳熙三年祖平猶未仕也
及祖平通朝籍以宗祀恩贈從事通直郎夫人亦追封
孺人故祖平每言輒霣涕曰祖平不天不得以斗升之
祿養吾親視斯世尚何恥惟圖所以慰親於九原者在
墓隧之文乎遂來吉某於山陰澤中曰願有實某亦早
失元親與吾子之憾無異也行年八十每思之殆欲忘
生則吾子之悲哀某實能深知之其敢愛一日之勞不
以成吾子之悲乎初從事葬于信州上饒縣明遠鄉之
德源山以潦水齧墓趾改卜于舊墓少東二百步實慶
元二年十二月庚申而夫人初沒時祖平窶不能以厲
祔從事墓乃即婺州武義縣明招山祖墓之旁葬焉自
改葬從事諏日奉夫人歸祔而筮未得吉祖平於是為
承議郎知興化軍仙遊縣事女嫁朝請郎添差通判鎮
江府曾棐孫男樗年孫女蒹孫銘曰

維呂世世有令德緊女父母皆得職夫人熹
陶成厥質行則壽矣壽胡嗇歸厲同穴慰存

歿先刻此銘俟卜吉

夫人陳氏墓誌銘

紹熙慶元之間予以故史官屏居鏡湖上有東陽進士呂友德自太學來與予遊問學論議文辭皆有源流而衣冠進趨甚偉予固異之訪於東陽人則曰是清潭呂君紹義之子呂君蓋賢有德而其配陳夫人又賢生三子孟則友德仲定夫季友之孟固奇士仲季亦有聲學校場屋間能稱其兄者也自是友德不閱歲必一過予過必見其進予老病謝客無貴賤多不能接獨友德來欣然倒屣不知疾痛之在體也歲戊午十月壬午忽墨其裹經叩予門哭且言母夫人不幸以八月戊子歿享得年六十有五卜用十二月壬申葬于孝順鄉蟠谷之原以其家君之命徵銘於予予方病亦不勝悲不敢以病為解乃按從事郎陳君繡狀序次為銘夫人與呂君同邑人曾大父懿大父嚴父子淵皆鄉長者夫人幼孤女功不待教而能稍長佐其母經紀家事如成人大父猶無恙奇之為擇所歸得呂君既嫁事舅姑以孝聞女妹適人傾其嫁時橐裝無少靳積勤儉以裕財隆祭享以盡孝厚振施以立義呂氏之興夫人之助為多處事明果雖呂君有不能回者諸子獻疑亦堅守初意不為

變曰後當如是及事定一如夫人言人人歎服世以後呂
氏家益康大第千礎堂寢尤宏麗而夫人頤自挹損齊
居玩道即東偏汛掃一室蕭然如老釋之廬或終日不
出閾如是歷十餘年呂君與諸子婁勸其歸堂中皆不
可然絲枲鍼縷之事至老猶自力暇日勉諸子以學授
諸婦以家事諄諄不惰雖古賢婦殆無以加不幸十日
不疾而卧醫藥至皆却之曰吾固無疾也已而遂不復
語諸子方就試馳歸省疾頷之而已神宇泰定超然就
蛻及有司以友德名上禮部報至夫人不及見矣可哀
也已夫人三女嫁吳一夔徐僑徐鼐皆良士孫男四人

銘曰

山盤水紆龜食蓑從吉日壬申宅是幽宮表表
三子奮繇詩書維夫人之賢有以基之

承議張君墓誌銘

君諱鎮字深父年三十有八慶元三年十一月壬辰病
卒以四年九月庚申孤某塟君于臨安府西湖佛首山
之原因其伯父寺丞功父鎡以君之友太學內舍生陳
公道原狀請銘予與功父交二十年信重其言而陳君
所叙文亦甚美可考據遂與為銘君家秦之三陽曾大
父安民靖難功至太師靖江寧武靜海軍節度使清河

郡王追封循王謚忠烈配享　高宗皇帝廟庭大父諱
子厚左武大夫康州刺史帶御器械贈少傅考諱宗元
通議大夫敷文閣待制贈少師君幼而穎異強記好學
少師遇郊祀恩任爲承事郎稍長主管建昌軍仙都觀
遭少師憂未除而母夫人繼卒君執喪累年毀瘠幾不
可識族人以不勝喪爲憂共諭勉之始稍自抑然終喪
猶羸甚歷兩浙轉運日明州造船場簽書安豐軍判官
廳公事江淮荆湖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
檢踏官監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所太平惠民局積
官承議郎君之爲船場人或言其非勳閥所宜處君謝

之曰景迂是以遺先生所嘗爲也吾處之[illegible]稱敢尊
之耶說代去不以卑冗怠其事自守以下皆歎譽之晚
官藥局尤號閒冷顧無所施其才又素簡儉遠聲色獨
以書自娛時屬文辭見志然未嘗妄出以示人所居惟
屏壁門皆有銘以自警戒其文尤高浸後始或見之皆
驚其才服其識以爲使未死得享中壽其所至詎可量
哉孰謂不幸年止於此君嘗以進士試禮部見黜不以
對有司亦遂不復踐場屋諸公貴人多知之然仕常從
銓與寒士並進至終其身其靜退乃天性娶楊氏太師
和王存中之孫繼室以潘氏少保安慶軍節度使邵之

孫皆封孺人子男一人渥將仕郎有賢稱女一人與孫
伯東皆幼銘曰
君家勲德奕世傳圖像麟閣侍甘泉佳哉公子
何翩翩才當用世不永年有美樂石可磨鐫百
世之下知此賢
朝奉大夫石公墓誌銘
公諱繼曾字興宗周武王之弟康叔封於衛五世生靖
伯邑于石是爲石氏之始祖而會稽新昌之石實自青
之樂陵南徙距公二十三世其詳見於世譜左朝議大
夫累贈正奉大夫諱端中朝散大夫大理正出爲福建
路參議諱邦哲遷功郎溫州平陽縣主簿累贈朝奉大
夫諱祖仁公之三代也公幼穎異入家塾日誦千言過
目不再寺正築堂名博古藏書二萬卷每撫公歎曰吾
是書以遺尔無恨矣客至侍左右進退應對雅謹客悚
然不敢童子視之曰石氏興未艾也朝議捐館舍時公
尚未生遺言吾致仕得任子恩當以予適曾孫公既生
補明州文學調黃州黃陂縣尉以便養親監潭州南嶽
廟歷臨安縣新城縣主簿楚州司理參軍監行在編估
打套局門監建康府戶部贍軍西酒庫知饒州德興縣
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提轄行在文思院未及造朝以

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八自迪功郎十遷至朝奉大夫
公事親孝執喪如禮毀瘠幾不可識除長久之乃復居
官守家法以廉自勵俸入可以受可以無受必辭餽饋
可以取可以無取必却徇公而忘私約已而裕物捐利
而篤義爲主簿新城時謹簿書扼吏姦以善其職聞移
於潛丞邑民讙於境上曰柰何奪我主簿乞乃涕泣辭
去在楚州治獄尤詳明屬縣尉一日獲盜十輩意且得
釁賞同僚爲言君雖恕然不可縱盜公正色對曰盜誠
不可縱罪亦不可入囚辭亦不可不盡同僚退相顧曰
尉賞不諧矣然憚其正不敢復言獄成真盜伍人餘破

遺去部使者趙公思尤賢公一路有疑獄滯訟輒以
委公公治之無遺察雖受罰者皆稱其平德興壯縣俗
喜鬬氣健鬬而終訟公始下車歎曰是不可以柱後患
文治也於是爲政一本於教化有兄弟宗族爭訟者輒
對之泣下多感愧而去俗爲一變繕治學宮聚經史豐
饍羞尊延耆老而賓友其秀民又創小學以誘進其童
子誦書之聲聞於行路會科詔下德興與薦送者二人
有三人比他邑爲最盛縣之遠郊貧民憚多子或不能
全公舉行胎養之令置保伍以察之甚悉而盜攘因不
得輒發其政大抵類此郡以上聞勢孤無爲援者不報

還朝從吏部得兩浙漕司屬官公澹然無滯留色浙江西陵渡舊設官護舟檝歲久不復擇人其弊叢出歲有覆溺公建言請各命文臣一員祭其懶惰以為陞黜且渡舟一置備舟二以翼之雖有惡風怒濤可無大害江之津官舊為築舍數十區為待渡之所後輙廢往來有暴衣露盡之患公亦請以官廢屋復之事有施行者皆至今為利而識者惜其不盡用也公雖以任子入仕然志在繼世科嘗貢禮部不合有司退而力學著書比卒遺藁可次第者數十卷多可行世娶郭氏封安人先公一歲卒丈夫子三曰正大正誼正權皆舉進士正大亦嘗至

德部女子子九已嫁者五鄉貢進士郭溪修職郎新邵武軍司戶參軍趙善騄從政郎新隆興府府學教授王主之國學進士孫之淵國學進士劉敏文其壻也諸孤將以卒之明年慶元六年正月丙午葬于山陰縣謝墅之原以安人祔前塋來請銘銘曰

噫大夫秀而文學自強仕有聞秩中郎返蒿焄我作銘貴其墳後百世仰遺芬

方伯謙墓誌銘

伯謙甫姓方氏名士繇一名伯休莆陽人曾大父事徽宗皇帝出入榮顯顯謨閣待制贈少師大父昭左朝

請大夫嘗入尚書省丞駕部郎中父豐之右迪功郎監建州豐國監中書舍人呂公居仁著作郎何公晉之皆屈年輩與之遊紹興間有名士方德亨者是也予嘗序其文今行於世伯謇甫所自出曰兵部尚書呂公安老尚書以臨大節不撓死淮西之難載在　國史伯謇甫遭父憂時財十二歲從太夫人依外家居邵武軍執喪已能無違禮而事太夫人及庶祖母以孝聞稱入小學與它童子從師授經既退意不滿為朋儕剖析義理師聞之悚然自失既冠遊鄉校試婁在高等聞侍講朱公元晦倡道學於建安往從之有年少而學甚敏不數年稱高第因徙家從之於崇安五夫籍谿之上所以重聞器所涵養德業磨礱浸漬以至於廣大高明者　亦朱作成之妙而伯謇甫有以受之也伯謇甫既見　即厭科舉之習久之遂自廢不為進士專以傳道為從學師六經皆通尤長於易亦頗好老子嘗歎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老生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為申韓慘刻原於道德亦過矣又曰釋氏固夷也至於立志堅決吾亦有取焉其博學兼取不以百家之駁揜所長如此亦足見其資之寬裕忠厚與俗異也伯謇甫晚得脾弱之疾春夏之交輒作不能食

者彌月乃已慶元五年夏病如常歲至五月庚申忽命家人為之總髮既畢取鏡自照正冠危坐而歿得年五十有二娶黄氏曹氏男女各三男曰丕曰立曰平女嫁張銓劉學稼幼未行明年卜塟于武夷山石門寺之原六月丕書來請銘其辭指甚哀予雖老病昏眊亦重違孝子之意且伯謇甫之賢固願有所述遂不敢辭初德尊之文豪邁警絶人莫能追及而伯謇甫之作則閑澹簡遠有一倡三歎之音世莫能優劣之也工於書自篆籀分隸行草諸體皆極其妙又能講其時世之變與圖方脾瘠之法聽之終日忘倦遺藁數篇著與它著書甚衆丕等方輯之未成好方技治疾有奇驗能逆決生死著傷寒拈要亦未成嘗謂予曰士貧淮責藥可為然子孫繼為之有急且欺則不免害人不若不為之愈也大抵伯謇甫多才藝所能輒過人其思慮精詣又若此然在百謇甫皆不足言故不詳著銘曰

方氏三徙而不出閩君從朱公始為建人武夷山麓鬱有封樹車過必式曰是為伯謇甫之墓

留夫人墓誌銘

慶元六年十月余之友信安徐賡赴告其母夫人之喪于山澤中曰賡不天早失先人先人無他子賡與母氏

相恃為命稍長娶婦韓賡出遊獲從一時知名士學問
毋氏與婦韓治家事以待賡歸賡雖遊不敢甚遠毋氏
壽而康間有小疾則馳歸省到家往往已愈毋氏見賡
所與諸公論議辨質文章則大喜曰使汝嘗在吾傍詎
有是哉今年六月賡客都下得報毋氏有疾賡即日歸
行二日而遭大變至家已無及矣俯仰天地豈能生存
大事未終不敢致毀惟是幽隧之銘敢請于執事賡忍
死以須執事忍却乎按狀夫人姓留氏常山之馬邑人
曾大父唐大父永父師古世為儒夫人適西安人徐君
諱國潤徐君一鄉善士其卒也故尚書謝公諱狀其行
而內相洪公邁誌其墓不知徐君者以二公許與可信
其賢夫人資稟重色莊言厲然遇慢已者輒退自省曰
吾其有以致之舅姑御家嚴夫人左右無違嫁女妹凡
已嫁時服飾粧澤無所惜與先後處自始逮終歡如一
日凡徐君行事見稱於族黨閭里者多夫人相之而賡
之學識卓然聞於世者抑又夫人教誨之力也是可以
得銘矣夫人享年七十生丈夫子一賡也女子子三知
武當縣劉鎧新知樂璹前監太平縣稅韓朴其甥也孫
男四曾孫女長適進士翁時敏餘二尚處卒之歲某月
某日葬于清平鄉官欄山祔徐君之墓銘曰

三代益遠世廢久矣豈無淑人曾莫之紀埋玉
于泉孰知貞堅我文尚傳夫人與焉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六